



弗、依、列寧著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弗、依、列寧 著

#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〇年。莫斯科



# 目次

出版局底幾句話·····	三
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小冊子第二版的序言·····	四
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小冊子第三版的序言·····	一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	三

## 出版局底幾句話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任務這本小冊子，是列寧於一八九七年末在西比利亞流放處寫的，並於一八九八年第一次出版於日內瓦。

中文譯本是照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於一九四〇年印行的列寧選集（兩卷集）第一卷譯出的。我們在譯本頭前加進由列寧自己所寫的兩篇序言：（一）列寧在一九〇二年八月寫的對於第二版的序言（第一次發表於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寫的對於第三版的序言（第一次發表於一九〇五年秋季）。

## 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小冊子第二版的序言

自寫成這本小冊子的時候起，恰巧已過了五年，現在由於鼓動工作方面的需要，又把這本小冊子拿來印行第二版。在這個不大的期間，我們年輕的工人運動已有了這樣巨大的進步，在俄國社會民主派底狀況中和在它的力量底情形中已發生了這樣深刻的變更，以至於也許會令人覺得很奇怪，爲什麼竟有把一本舊小冊子拿來簡單再版的必要呢。難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在一九〇二年與一八九七年比較起來沒有絲毫變更麼？作者在寫這本小冊子時是還僅僅總結他自己的黨的活動之「第一個經驗」的，而難道作者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至今沒有前進一步麼？

這樣的（或類似這樣的）疑問，想必是不只有一個讀者會發生的，而爲要回答這些疑問，我們就必須援引做什麼？這本小冊子並補充該處說明中的某些說明。援引——是爲了指明作者自己對於社會民主派現時任務所持觀點的敘述；補充——是要補充該處（第三一至三二頁，第一二一頁，第一三八頁）關於寫現今再版的這本小冊子時所處的條件，以及關於這本小冊子

對於俄國社會民主派發展中特別「時期」的態度的說明。我在該小冊子（做什麼？）中，一般地指出了四個這樣的時期，而其中：最後一個時期是屬於「現在方面，一部分是將來方面」；叫作第三個時期的，是「經濟」派統治（或至少是廣泛傳播）時期，是從一八九七—九八年開始的；叫作第二個時期的，是從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的時期；叫作第一個時期的，是從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的時期。在第二個時期中，——這和第三個時期不同，——我們沒有看見社會民主黨人自己隊伍中的意見分歧。那時，社會民主派會是思想一致的，而且那時也曾有過企圖來求得也在實際工作方面，在組織方面的統一（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那時，社會民主黨人底主要注意力之所向，不是闡明和解決這些或那些黨內問題（如在第三個時期那樣），而是一方面與社會民主派底反對者作思想鬥爭，另一方面則發展黨的實際工作。

當時在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和實踐間沒有如在「經濟主義」時代存在過的那個對抗性。

本小冊子也就反映着當時狀況底特點和社會民主派底當時「任務」。這本小冊子號召加深和擴大實際工作，並未看見在進行這件事情方面有因什麼一般觀點、原則和理論沒有闡明而發生的何種「障礙」，並未看見（當時所未嘗存在的）在配合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方面的阻難。這本小冊子向社會民主派底反對者，向民意派和民權派作自己原則的解釋，努力來消除那些迫使他們

\* 見一九三九年中文版列寧選集第三卷。——「譯者註」。

躲避新運動的誤會和成見。

而在現時，當「經濟主義」時期大概快告終結時，社會民主黨人底地位又表現出與五年前所處的地位相似。當然，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已依照運動在這個時期中的巨大增長而無可測量地更加複雜了，——可是，現時底基本特點，是「第二個」時期底特點在更廣泛基礎上和在更大規模中的再現。在我們的理論、綱領、策略任務與實踐間的不符情形，按照「經濟主義」消亡的程度而消亡着。我們又可以而且應當大膽地號召加深和擴大實際工作，因為對於這個工作底理論前提的清洗在大體上已經作過了。我們又應當特別注意到在俄國的非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合法的派別，並且我們現在所碰見的這些派別，其實還是我們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期所碰見過的那些派別，不過是更發展得多的，已形成的，「成熟的」罷了。

民意派在拋棄其舊來袈裟的過程中走到了改變為「社會革命」黨，正好似是用這個名稱本身來表明他們停止在半途中。他們離開了舊的立場（「俄羅斯」社會主義），但是沒有走到新的立場（社會民主主義）。他們根據資產階級的（多麼好的「社會主義者」呵！）和機會主義的（多麼好的「革命者」呵！）批評來排斥現代人類所僅見的唯一的一革命的社會主義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無思想性和無原則性就使他們在實踐上走到「革命的冒險主義」，這種冒險主義既表現於他們企圖把這樣一些社會階層和階級，如智識界、無產階級以及農民，同等看待，也表現於他們大聲鼓吹「有系統的」恐怖手段，也表現於他們那個美妙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綱領（土地

社會化？——協作社，——締固於份地。參看火星報第二十三期和第二十四期），也表現於他們對於自由派的態度（參看革命俄國第九期和日特羅夫斯基先生在“*Socialistische Monatshefte*”雜誌第九期上對於解放雜誌的書評），也表現於其他許多議論，這些議論是我們大概還須屢次說到的。在俄國還有如此多的社會成份和條件是滋養着智識份子動搖性的，是使那些懷有急進主義情緒的人們希望把已過時的舊東西和毫無生氣的時髦貨配合起來的，是妨礙着他們把自己的事業與那正在進行其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匯合起來的，——所以俄國社會民主派還須顧及那個或那些類似「社會革命」黨的派別，一直到資本主義底進化和階級矛盾底尖銳化已奪掉這些派別底任何基地時為止。

民權派份子在一八九七年所特具的不肯定性（參看下面第二〇至第二二頁）\*是不比現時「社會革命」黨人所特具的少些的，因此他們很快就退出舞台了。但是，他們的那種要把政治自由要求和社會主義完全分開的「清醒」思想，却未曾死滅，而且也會不能死滅，因為在俄國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種極不相同的階層中，自由主義的民主潮流很是強大，而且繼續加強着。因此，民權派底當然繼承人，他們的肯定的、一貫的、已成熟的繼續者，就是那個想把俄國資產階級反政府派底代表們團結於自己周圍的自由主義的解放雜誌。而正如舊的、改良前

\* 見本版第三一至三二頁。——「譯者註」。



的俄國底凋謝和衰亡，宗法農民底凋謝和衰亡，那種對於無論村社，或各種農業協作社，或「不可捉摸的」恐怖手段，都能同樣醉心的舊式智識界底凋謝和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一樣——同樣，資本主義俄國底有產階級，即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底增長和成熟，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階級持着清醒的自由主義立場而開始覺悟到維持愚鈍的、野蠻的、耗費昂貴的、且一點也不能保障避免社會主義的那個專制政府是不合算的，它們要求階級鬥爭和階級統治底歐洲形式，它們本有的（在無產階級覺醒和增長時代）趨向就是以一般否認階級鬥爭來掩蓋自己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

而因此，我們也就有根據來感謝那些企圖創立「地方自治立憲黨」的自由主義地主們。第一——從最不重要的開始說起——我們所以感謝他們，是因為他們從俄國社會民主派方面拿去了司徒盧威先生，最終地把他由冒牌馬克思主義者變成爲自由主義者，這就幫助我們按具體例證來把一般伯恩施坦主義和特別是俄國伯恩施坦主義底真正意義指示給一切人和每個人看。第二，解放雜誌既然力圖把俄國資產階級底各種階層變成爲自覺的自由主義派，它這樣也就是幫助我們加速把日益加多的工人變成爲自覺的社會主義者。在我國過去和現在有着這樣多的游移不定的、自由主義民粹派的冒牌社會主義，所以新的自由主義派別與它比較起來，就是一個顯然的進步。現在會很容易向工人們明顯指示出俄國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並很容易向他們解釋組織那與國際社會民主運動構成一個整體的獨立工人政黨的必要，——現在會很

簡易地號召智識份子堅決決定自己的立場：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而那些半途性的理論和派別就會很快地被這兩個增長加強着的「對蹠人」底磨盤所磨碎。第三——當然，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將感謝自由派，如果它會以其反政府態度來動搖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和智識界某些階層間的聯盟。我們所以說「如果」，是因為自由派以其向專制制度賣弄風情，以其讚揚和平文化工作，以其對於「偏見」革命者的戰爭等等來加以動搖的，與其說是專制制度，不如說是反專制制度的鬥爭。我們既然勇往直前地並毫不調和地揭露自由派底任何半途行爲，揭露他們向政府賣弄眼色的任何企圖，我們這樣也就會削弱自由主義資產者先生們政治活動底這個叛賣方面，我們這樣也就會癱瘓他們的左手而保證他們的右手所做的工作有更多的結果。

可見，無論民意派或民權派，都在發展、確定和形成其真正意向及其真正本性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那在十九世紀九十年時代前半期曾是革命青年各種小組間的鬥爭的那個鬥爭，現在却復新起來，成爲各個已成熟的政派和真正的政黨間的堅決鬥爭。

因此，把任務拿來再版，也許還有如下的益處，就是它會提醒那些年輕黨員來記起黨在不久以前的經歷，會指明社會民主黨人在其他各種派別中間所處的僅在現時才完全確定了的那個地位底產生，會幫助黨員們更明白更清淅地瞭解那些在實質上是與從前相同的，但已更加複雜的現時「任務」。

現時特別着重提在社會民主派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消滅那存在於自己隊伍中的任何散亂和

搖擺，要在革命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和在組織上溶合起來，——要運用一切精力去統一所有一切實際進行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去加深和擴大他們的活動，同時要嚴重注意於向儘可能廣泛的智識份子和工人羣衆說明上述兩個派別底真正意義，這兩個派別是社會民主派從很久以前的時候起就已得顧及的。

一九〇二年八月

## 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小冊子第三版的序言

本小冊子現在印行第三版時，俄國革命底發展過程已進到這樣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是和一八九七年寫這本小冊子時以及和一九〇二年印行這本小冊子第二版時，都有根本區別的。不待說，這本小冊子只是概述社會民主派底一般任務，而不是具體指出那些適合於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底現時狀況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時狀況的現在任務。專論我們黨現在任務的，有我所著的小冊子：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在日內瓦出版）。讀者們把這兩本小冊子對照一下，就能判斷作者對於社會民主派一般任務和現時特殊任務的觀點是否發展得一貫。這種對照之不會沒有益處，就中還可從下述一件事實裏看出，這事實就是我國自由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底首領司徒盧威先生在不久以前所施使的技倆，他在解放雜誌上責難革命社會民主派（指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而言）對於武裝起義問題的提法是騷動派的和抽象革命式的提法。我們已在無產者報（第九期上所載革命教訓我們一文）上指出過，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八九七年），做什麼？（一九〇二年）以及無產者報（一九〇五

年）拿來簡單比較一下，就可駁倒解放派底責難而證明社會民主派對於起義問題觀點底發展與俄國革命運動發展間的聯繫。解放派底責難只是自由君主制擁護者所施使的機會主義的技倆，他們力圖掩蓋其叛賣革命、叛賣人民利益以及力求與沙皇政權妥協分贓的面目。

一九〇五年八月

##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

九十年代後半期，是在提出與解決俄國革命問題方面呈現出異常活躍的景象爲其特徵的。新的革命的民權黨之出現，社會民主黨人底影響和成績之增長，民意主義之內部的進化，——所有這些情形，無論在社會主義者智識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工人底小組中，或是在祕密刊物中，都引起了對於綱領問題的活躍討論。在祕密刊物方面值得指出的，有如下述：「民權」黨底迫切問題和宣言（一八九四年），民意派底飛傳報，「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在國外出版的工作者，在俄國出版革命小冊子——主要是供工人閱讀——的活動日益加強，以及聖彼得堡社會民主主義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聯係於一八九六年著名彼得堡罷工而進行的鼓動工作等等。

在我們看來，現在（一八九七年終）最迫切的問題，是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活動問題。我們所以着重指出社會民主主義底實踐方面，是因爲它的理論方面，看來已經渡過了那個最激烈的鬥爭時期——當時在一方面是論敵們頑固執拗而不願瞭解，極力企圖趁着新派別最初出現時

就把它壓倒下去，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民主主義基本原理熱烈自衛。現在，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觀點，在其主要的與基本的特徵方面，已是充分闡明了。而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底實踐方面，關於它的政治綱領，關於它的活動手段，它的策略，却就不可這樣說了。我們覺得，正是在這一方面，籠罩着有最多的誤會和互不瞭解，以致阻礙着那樣一些革命者來與社會民主主義完全接近，這些革命者在理論方面已完全脫離了民意主義，而在實踐中——或是爲實際生活本身所驅使而趨向於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和鼓動，甚至趨向於把自己在工人中間的活動放置到階級鬥爭底立場上來；——或是趨向於把民主主義任務提出來作爲全部綱領與全部革命活動底基礎。如果我們沒有說錯，那末後面這個評語是適合於現時在俄國與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活動的兩個革命團體，即民意派和民權派的。

因此，我們覺得，現在來企圖解釋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任務，並說明我們所以認爲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是現有三個綱領中最合理的綱領，而那些對於這個綱領的駁議則多半是出於誤會的理由，乃是一個特別合時的企圖。

大家知道，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活動所抱定的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並在兩個表現方面來組織這個鬥爭：在社會主義的表現方面（爲反對資本家階級而鬥爭，目標是破壞階級制度並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和在民主主義的表現方面（爲反對專制制度而鬥爭，目標是爲俄國爭得政治自由並使俄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民主化）。我們剛才說過：大家知道的

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其最初以特別的社會革命派別資格出現時起，就始終都十分明確指出其活動底這種任務。始終都着重指出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兩方面的表現與內容，始終都堅持其社會主義任務與民主主義任務不可分離的聯繫——這個聯繫是在其所採用的名稱上就已明顯表現出來了的。然而直到現在，你們還往往遇見有些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民主黨人懷着極端謬誤的觀念，而責難社會民主黨人忽略政治鬥爭等等。我們且來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實際活動所有這兩方面底特徵說明一下吧。

我們先從社會主義活動開始說起。自從聖彼得堡社會民主主義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彼得堡工人中間進行了自己的活動的時候起，社會民主派這方面活動底性質，看來應當是完全明白的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社會主義工作，是在於宣傳科學社會主義底學說，在工人中間傳播關於以下諸點的正确觀念：關於現存社會經濟制度及其基礎與發展，關於俄國社會底各種階級，關於這些階級底相互關係，關於這些階級彼此間的鬥爭，關於工人階級在這個鬥爭中的作用，及其對於正在沒落的階級與正在發展的階級的態度，對於資本主義底過去與將來的態度，關於國際社會民主運動與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任務。與宣傳工作緊密聯繫而不可分離的，是在工人中間進行的鼓動工作，在俄國現時政治條件下和就工人羣衆發展水平來看，這個鼓動工作就自然成爲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工作就在於：社會民主黨人參加工人階級鬥爭底一切自發表現，參加工人們爲工作時間、工資、勞動條件以及其他等等而與資本



家發生的一切衝突。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動與工人生活中的實際日常生活問題溶合起來，幫助工人來理解這些問題，使工人注意到最重要的舞弊現象，幫助他們來更確切些和更實際些規定自己對於僱主的要求，發展工人們對於自己團結的意識，對於全體俄國工人——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軍隊組成部分的統一工人階級——共同利益與共同事業的意識。在工人中間成立小組，建立在這些小組與社會民主黨人中央團體間的正確的祕密的聯絡，印行並散發工人刊物，組織一切工人運動中心區域底通信工作，印行並散發鼓動傳單和宣言，造就有經驗的鼓動員幹部，——大致說來，俄國社會民主派底社會主義活動之表現，就是如此。

我們的工作，首先就是最注重於工廠的城市的工人。俄國社會民主派不應當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應當集中力量來在工業無產階級中間進行活動，因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最善於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是在智力和政治上最發展的，且按其數量和按其在國內巨大政治中心裏集中性來看，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工廠的城市的工人中間，建立堅固的革命組織，是社會民主派底首要的和迫切的任務，如果現在離開這個任務，那就極不合理了。然而，當我們承認必須集中自己力量來在工廠工人中間進行工作而責斥分散力量時，我們絲毫不是想說：俄國社會民主派可以忽略俄國無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其餘各階層。絕對沒有這樣一回事。俄國工廠工人，由於生活條件本身所迫而往往要與手工業者——這個處在工廠以外而散布於各城市和各鄉村中並處在更惡劣得多的條件下的工業無產階級——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俄國工廠工人與鄉村居民也有

直接聯繫（工廠工人往往有家屬住在鄉間），而因此他們就不能不也與鄉村無產階級，與數千百萬專業的雇農和日工羣衆接近，以及與那些破產了的農民接近，這些農民拘守着小得可憐的地塊，忙於工役和尋找各種偶然「外水」，即同樣是做僱傭工作。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爲現在把自己的人材遣派到手工業者和鄉村工人中間去，尙非其時，可是，他們毫不打算忽視這些階層，而是將努力也拿手工業者和鄉村工人底日常生活問題來啓發先進工人，使這些工人與無產階級各較爲落後的階層接近時，就對他們也灌輸以階級鬥爭思想、社會主義思想、整個俄國民主運動底政治任務，尤其是俄國無產階級底政治任務的思想。當在工廠城市工人中，還有如此浩繁的工作要做時，派遣鼓動員到手工業者和鄉村工人中去，那是不合算的，但是，社會主義者工人既有很多機會來於無意中與這部分人接近，就應善於利用這些機會和瞭解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一般任務。因此，那些責難俄國社會民主派眼光狹小，責難他們單爲工廠工人而趨向於忽略大批勞動居民的人們，是極端錯誤的。恰恰相反，在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中間進行鼓動工作，乃是把整個俄國無產階級也都喚醒起來（隨着運動擴大的程度）的最可靠的和唯一的道路。在城市工人中間傳播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思想，就必然使這些思想還經過更小的更細微的溝渠散播起來：而爲此，就必須使這些思想在更有鍛鍊的階層中間種下深根，並浸透俄國工人運動與俄國革命底這個先鋒隊。俄國社會民主派當運用自己所有一切力量來在工廠工人中間進行活動時，決意贊助那些在實踐中趨向於把社會主義工作放置到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立場上來的俄國革命者，

同時却毫不隱諱地說，無論與其他革命派別訂立何種實際聯盟，都不可以而且不應當在理論上，綱領上，旗幟上實行妥協或讓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既已確信現在只有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底學說才能是成爲革命運動旗幟的革命理論，他們就將用全力來傳播這個學說，防衛其遭受曲解，激烈反對任何一種想把尙屬年輕的俄國工人運動與那些較少確定性的學說聯繫起來的企圖。理論的判斷證明，而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活動則更表明：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成爲社會民主主義者。

現在我們來講社會民主黨人底民主主義的任務和民主主義的工作。我們再重說一遍：這個工作是與社會主義工作緊密聯繫而不可分離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工作時，不能避開政治問題，並認爲任何一種想避開政治問題或甚至延擱政治問題的企圖，都是深刻錯誤和離開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基本原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除宣傳科學社會主義而外，同時抱定任務要在工人羣衆中間還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傳播關於專制制度及其一切活動表現的觀念，關於專制制度底階級內容的觀念，關於有推翻專制制度之必要的觀念，關於如果不達到政治自由並使俄國政治社會制度民主化，就沒有可能來爲工人事業而進行有成效鬥爭的觀念。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人中間根據迫切的經濟要求進行鼓動時，就把這種鼓動還與那根據工人階級迫切的政治需要，政治災難和政治要求的鼓動不可分離地聯系起來，例如，鼓動反對那發現於每次罷工中，發現於每次勞資衝突中的警察壓迫；鼓動反對壓制那一般是俄國公民，特別是最受

壓迫最無權利的階級的工人們底權利；鼓動反對專制制度每一個來與工人接觸而向工人階級具體指明工人階級底政治奴隸地位的出名代表和走狗。如果在經濟方面沒有一個工人生活問題不可利用來進行經濟鼓動，那末在政治方面也沒有一個問題不可利用為政治鼓動底對象。這兩種鼓動，在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中是不可分離地聯系着，好似一個紀念章底兩方面。無論經濟鼓動或政治鼓動都同樣是為發展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所必需的，無論經濟鼓動或政治鼓動都同樣是為領導俄國工人底階級鬥爭所必需的，因為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無論前一種鼓動或後一種鼓動，既然喚醒工人底覺悟，組織他們，使他們紀律化，教育他們來進行同情活動並為社會民主主義理想而鬥爭，於是就使工人們有可能根據迫切問題和迫切需要來試驗自己的力量，使工人們有可能從敵人方面爭得局部的讓步，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強迫資本家顧到有組織工人底力量，強迫政府擴大工人底權利和聽取工人底要求，使政府在懷有敵對情緒而由強固的社會民主派組織所領導的工人羣衆面前經常發抖。

我們已指明社會主義的與民主主義的宣傳和鼓動有緊密不可分離的聯系，我們已指明革命工作要在所有這兩方面完全同時並進。然而在這兩種活動和鬥爭間是也有很大差別的。這個差別是在於：在經濟鬥爭中，無產階級是完全孤立的，而在自己對方則既有地主貴族，又有資產階級，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遠非時常都能得到）小資產階級中間那些趨向於無產階級的份子底幫助。而在民主主義的政治的鬥爭中，俄國工人階級却不是孤立的；同它并立的，還有一

一切在政治上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居民階層和階級，既然他們仇視專制制度並用某種形式進行着反專制制度的鬥爭。在這裏與無產階級并立的，也有資產階級中間，或是開明階級中間，或是小資產階級中間，或是被專制制度所壓制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以及其他等等中間懷有反政府情緒的份子。在這裏自然就發生如下的問題：第一，工人階級對於這些份子應抱何種態度；而第二，工人階級豈不是應當與他們合併起來進行反專制制度的共同鬥爭麼？既然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認為政治革命在俄國應當先於社會主義革命；那末豈不是應當與一切在政治上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合併起來進行反專制制度的鬥爭，而暫時把社會主義擱置起來麼，這不是為加強反專制制度的鬥爭所一定需要的麼？

我們且來分析這兩個問題。

至於說到工人階級——以反專制制度的戰士資格——對於一切其他在政治上持反政府態度的社會階級和集團的態度，那末這已由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敘述的社會民主主義基本原則來十分確切規定出來了。社會民主黨人贊助進步的社會階級去反對反動的階級，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那特權性和等級性的土地佔有制底代表並反對官僚，贊助大資產階級去反對小資產階級底反動妄想。這種贊助不預定，不要求與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和原則作任何的妥協，這是贊助同盟者去反對一定的敵人，而社會民主黨人給以這種贊助是為加速共同敵人底傾覆，但是他們連絲毫東西也不為自己而期待於這些暫時同盟者，而同時連絲毫東西也不讓給這些同盟者。

社會民主黨人贊助任何反對現存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贊助任何被壓迫的民族，被壓制的宗教，被賤視的等級等等去爲平等權利而鬥爭。

對於一切在政治上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的贊助，在社會民主黨人宣傳方面是表現於：社會民主黨人在證明專制制度敵視工人事業時，將指明專制制度也敵視某些社會集團，將指明在某些問題上，在某些任務上，工人階級同情於這些集團等等。這種贊助在鼓動方面是表現於：社會民主黨人將根據專制制度警察壓迫底每次表現來向工人們指明，這種壓迫，如何一般落在一切俄國公民頭上，尤其是落在特別受壓迫的等級、民族、宗教、教派等等底代表們頭上，以及這種壓迫如何特別打擊到工人階級身上。最後，這個贊助在實踐方面是表現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決意與屬於其他派別的革命者締結同盟，以期達到某些局部目的，而這種決心已在事實上屢次證明了。

而在這裏我們也就講到第二個問題。社會民主黨人在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團與工人同情時，將始終都把工人劃分出來，將始終都解釋這種同情底暫時性與有條件性，將始終都着重指出無產階級底階級獨立性，它可能在明天就成爲今天同盟者底敵人。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這種指示會削弱現時一切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戰士」。那時，我們就會回答說——這種指示會加強一切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只有以深知各階級底實際利益爲倚據的戰士，才有力量；而一切蒙蔽這些在現代社會中已起着主要作用的階級利益的企圖，都只會削弱戰士。這是第一。而

第二，在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工人階級應當把自己劃分出來，因為只有它是專制制度底一貫到底的無條件的敵人，只有它與專制制度間才無妥協的可能，只有工人階級才是民主主義底無條件的、不動搖的、不返顧的擁護者。而其他一切階級、集團、居民階層對於專制制度的敵視，都不是無條件的，他們的民主主義始終是向後返顧的。資產階級不能不意識到專制制度阻碍工業與社會發展的事實，但是它害怕政治和社會制度底完全民主化，而隨時都能與專制制度結成聯盟來反對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按其本質就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趨向於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而另一方面，它又趨向於反動階級，企圖阻止歷史行程，能接受專制制度（例如運用亞歷山大第三底「人民政策」形式）底嘗試和圈套，能爲着鞏固其小私有者地位而和統治階級結成同盟來反對無產階級。開明份子，一般「智識界」，不能不起來反對專制制度摧殘思想和知識的野蠻警察壓迫，但是，這智識界底物質利益把它聯系於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迫使它成爲不一貫的，迫使它爲求得國庫俸祿，或爲分得利潤或股息而實行妥協，出賣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熱。至於說到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制的宗教中間的民主主義份子，那末誰都知道而且看見，這各類居民內部的階級矛盾，是比較這各類居民內部各階級爲反對專制制度和爭取民主制度而合作的同情心，深刻得多和堅強得多的。僅僅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爲——而且按其階級地位不能不成爲——一貫到底的民主主義者，專制制度底堅決敵人，而不會作任何讓步和妥協。僅僅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爲爭取政治自由與民主制度的先進戰士，因爲第一，政治壓迫最

厲害地打擊到無產階級身上，它在這個階級地位中遇不到絲毫緩和的餘地，因為這個階級既沒有接近最高政權的機會，甚至也沒有接近官吏的機會，也沒有對於社會輿論的影響。而第二，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將政治和社會制度底民主化進行到底，因為這種民主化會把這個制度交給工人來支配。正因為如此，所以如果把工人階級底民主主義活動與其他階級和集團底民主主義溶合起來，那就會削弱民主運動底力量，就會削弱政治鬥爭，就會使這一鬥爭成爲較不堅決的，較不一貫的，較能妥協的。反之，把工人階級作爲爭取民主制度的先進戰士劃分出來，那就會加強民主運動，加強爲政治自由的鬥爭，因爲工人階級將推進一切其他民主主義的和在政治上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將督促自由派走向政治急進派，將督促急進派去與現社會整個政治社會制度實行不轉返的決裂。我們在上面已說過，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當成爲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們現在再加以補充：俄國一切真正的一貫的民主主義者都應當成爲社會民主主義者。且舉例來說明我們的意思。拿官僚機體來說，官僚是專門於行政管理並在人民面前處於特權地位者所組成的特殊階層。從專制制度的半亞洲式的俄國起，一直到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國爲止，我們到處都看見這個成爲資產階級社會必需機關的官僚機體。適合於俄國落後性及其專制制度的，是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無權，特權官僚完全不受監督。在英國有人民對於行政管理機關的強有力的監督，然而即在那裏，這個監督也是遠不完滿的，即在那裏，官僚仍保存有少特權，往往是人民底主人，而不是人民底公僕。即在英國，我們也看見，有勢力的社會集團



擁護着官僚底特權地位，妨碍這個機體底完全民主化。這是由於什麼呢？就是由於：這個機體底完全民主化，僅僅只有利於無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底最先進的階層，都保護着官僚底某些特權，激烈反對選舉一切官吏，反對完全廢除資格限制，反對官吏對人民直接負責等等，因為這些階層覺得，這種徹底的民主化將被無產階級利用來反對資產階級。俄國情形也是如此。憤恨那專權的、不負責任的、貪贓受賄的、野蠻的、不學無術的、寄生的俄國官僚的，有很衆多的和極不相同的俄國人民階層。可是，除了無產階級而外，在這些階層中沒有一個階層會容許官僚機體完全民主化，因為所有其他階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般「智識界」）都有線索與官僚機體聯繫着，因為所有這些階層都與俄國官僚機體有親屬關係。誰不知道，在神聖的俄羅斯內，智識界的急進派份子，智識界的社會主義者，如何易於變為皇朝政府底官吏，——變為以在官廳慣例範圍內有所「裨益」而自慰的官吏，——變為以這種「裨益」來辯護其政治冷淡主義，辯護其卑躬屈節於刑棍皮鞭政府的官吏呢？僅僅無產階級才無條件地敵視專制制度和俄國官僚機體，僅僅無產階級才沒有任何線索與這些貴族資產階級社會底這些機關相聯繫，僅僅無產階級才能向他們作不調和的對敵與堅決的鬥爭。

當我們證明由社會民主派所領導來進行其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是俄國民民主運動底先進戰士時，我們就遇見一種極其流行的和極其奇怪的意見，似乎俄國社會民主派往後延擱政治問題和政治鬥爭。我們看見，這個意見是與真情正相對立的。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人們竟如此令人

們驚奇地不瞭解社會民主派底原則，不瞭解這些屢次敘述過的，並已在第一批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中——在「勞動解放」社於外國出版的小冊子和書籍中——說明過的原則呢？我們覺得，這件奇怪事實是由於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是由於舊革命理論底代表們根本就不懂得社會民主主義底原則，他們慣於根據抽象觀念來擬定綱領和行動計劃，而不是根據對於現在國內行動着的被歷史所放置於某種一定相互關係中的實在階級的估計來擬定綱領和行動計劃。正因爲缺乏對於那些支持着俄國民主派的利益的現實討論，所以才能引起那種以爲俄國社會民主派似乎忽略俄國革命者底民主任務的意見。

第二，是由於不懂得：把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社會主義活動與民主主義活動結合爲一個整體，結合爲無產階級底統一階級鬥爭，這不是削弱而是加強民主運動和政治鬥爭，使這個鬥爭接近民衆底實在利益，把政治問題從「智識界底狹小書房」裏拖到街道上去，拖到工人和勞動階級中間去，把關於政治壓迫的抽象觀念換成爲對於政治壓迫各種現實表現的揭露，而最受苦於政治壓迫各種現實表現的，就是無產階級，而社會民主派就是根據這些表現來進行其鼓動工作的。俄國急進派份子往往覺得：社會民主黨人既不去直接和逕直號召先進工人進行政治鬥爭，而且指出發展工人運動和組織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任務，——於是，社會民主黨人就是離開自己的民主主義而後退，就是往後延擱政治鬥爭。可是，如果此處真是有所謂後退，那就

不過是法國俗語所說的那種後退：“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爲要遠跳，須先後退）。

第三，誤會所以發生，是因爲在民意派人和民權派人這一方面，與社會民主黨人那一方面對於「政治鬥爭」概念本身有不同的瞭解。社會民主黨人是另一樣地來瞭解政治鬥爭，他們瞭解政治鬥爭，是比舊革命理論底代表們瞭解得寬廣得多的。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第四期民意派底飛傳報，就具體證明這個似乎不近情理的原理。我們在竭誠歡迎這個證明在現代民意派中進行着深刻而有效果的思想工作的刊物時，不能不指出帕、拉、拉福洛夫底論綱領問題一文（第一九至二二頁），這篇論文顯然表明舊牌民意派人對於政治鬥爭的另一樣的瞭解\*。

「……在這裏，——帕、拉、拉福洛夫談到民意派綱領與社會民主派綱領的關係時寫道，——重要的，有一點而且只有一點：在專制制度下面，除了組織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黨而外，是否有可能組織強大的工人黨呢？」（第二一頁，第二欄）；在稍前一點（第一欄）也同樣說：「……在

\* 在第四期上所發表的帕、拉、拉福洛夫論文僅是從帕、拉、拉福洛夫那封信預定要在材料彙刊上發表的長信中的「摘錄」。我們聽說，在今年（一八九七年）夏天，在國外既出版了帕、拉、拉福洛夫這封信底全文，又出版了普列漢諾夫底回答。可是我們既未能看見這封信，也未能看見這個回答。同樣我們也不知道民意派底飛傳報第五期已否出版，編輯部會約許將在該期內登載對於帕、拉、拉福洛夫這封信表示編輯部意見的論文。見第四期，第二二頁，第一欄，附註。

專制制度統治下，組織俄國工人黨，而同時不來組織革命黨去反對這個專制制度」。我們完全不懂這些在帕、拉、拉福洛夫看來竟是如此根本重要的差別。這是怎樣一回事呢？「除了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黨而外的工人黨」？而難道工人黨本身不是革命黨麼？難道工人黨不反對專制制度麼？對於這個奇怪議論，在帕、拉、拉福洛夫論文中有如下一段話來解釋：「俄國工人黨底組織，是要在專制制度及其所有一切「美態」存在的條件下來創造的。如果社會民主黨人竟能不同時組織反專制制度的政治陰謀——連同這種陰謀底一切條件——而做到這件事情，那末他們的政治綱領就當然會是俄國社會主義者底適當綱領，因為用工人自己的力量來解放工人的事業就會實現起來了。然而這是很成問題的，甚至也許是不可能的」（第二一頁，第一欄）。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在民意派看來，政治鬥爭概念與政治陰謀概念是同一個東西！須要承認，帕、拉、拉福洛夫在這些語句中真能十分明顯地指出了在民意派政治鬥爭策略與社會民主黨人政治鬥爭策略間的基本區別。在民意派方面，布郎基主義，陰謀主義底傳統，是非常強烈的，是強烈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他們除了把政治鬥爭想像為政治陰謀而外，是不能想像為其他東西的。而社會民主黨人却沒有沾染這種觀點狹隘的毛病；他們是不相信陰謀的；他們認為陰謀時代早已過去了，認為把政治鬥爭歸結為陰謀，這在一方面就是萬分縮小政治鬥

\* 着重點是我們所加。

爭，而在另一方面就是選擇最不適宜的鬥爭手段。誰都明白，帕、拉、拉福洛夫所說似乎「西歐底活動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是無條件的模範」(第二一頁，第一欄)一語，不過是辯論中的胡言暴語罷了，而其實，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沒有忘記過俄國政治條件，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在俄國有可能來公開建立工人黨，從來也沒有把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底任務與爲政治自由而鬥爭底任務分開。然而，他們向來都認爲並且還繼續認爲，進行這種鬥爭的，不應當是陰謀派，而應當是依靠工人運動的革命黨。他們認爲，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不應當是組織陰謀，而應當是訓練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紀律化，組織無產階級，應當是在工人中間進行政治鼓動，去痛斥專制制度底任何表現，去把警察政府底一切武士釘上恥辱牌，並迫使這個政府實行讓步。難道聖彼得堡「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底活動不正是這樣麼？難道這個組織不正是這樣的革命黨底萌芽，這個黨依靠工人運動、領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反資本和反專制政府的鬥爭，而不組織任何陰謀，却正是從那使社會主義鬥爭和民主主義鬥爭結合爲彼得堡無產階級整個不可分離的階級鬥爭中間汲取着自己的力量，——難道這個組織不正是這樣的革命黨底萌芽麼？難道「協會」底活動——不管這種活動爲時如何短促——不是已證明，社會民主派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是政府所已經不得不顧及並急於對它讓步的巨大政治勢力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所頒佈的法律，無論按其匆忙施行或其本身內容來說，都顯然表明其意義是不得已而對無產階級實行的讓步，是從俄國人民底敵人手中奪得的陣地。雖然這個讓步是很細小的，雖然這個陣地

是很不重大的，可是要知道，爭得這個讓步的工人運動組織，也是既不顯見得廣大，又不顯見得堅固，又不顯見得長久，又不顯見得有豐富的經驗或豐富的物力：大家知道，「鬥爭協會」僅成立於一八九五至九六年間，它對工人們的號召，僅限於油印的和石印的傳單。是否可以否認，如果這樣的組織將至少包括俄國工人運動各最大中心（聖彼得堡區，米、弗拉基米爾區，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敖德薩，基也輔，薩拉托夫等等），握有革命機關報，並在俄國工人中間享有如「鬥爭協會」在聖彼得堡工人中間所享有的一樣的威信，——是否可以否認，這樣的組織會成爲現時俄國內的最大政治因素，成爲政府在其全部內外政策中所不能不顧及的因素呢？這樣的組織，既領導着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既在工人中間發展其組織和紀律，既幫助工人爲其迫近經濟需要而鬥爭並從資本手裏奪得接二連三的陣地，既在政治上教育工人，既有系統地和勇往直前地攻擊專制制度，追逐每一個讓無產階級感覺到警察政府血爪壓力的沙皇惡棍，——既然如此，則這樣的組織就會同時既是適應於我國條件的工人黨組織，又是反專制制度的強大革命黨。預先來談論這個組織將採用何種手段去對專制制度實行致命的打擊，例如，它將寧願採取武裝起義，還是羣衆政治罷工，或別種衝鋒手段呢，——預先來談論這個問題並在現時就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空洞的學理主義態度了。這就會好似將領們在尙未調集軍隊，動員軍隊出發討伐敵軍以前，就先來召集軍事會議一樣。而當無產階級軍隊將在堅強社會民主派組織領導下，勇往直前地爲其經濟的和政治的解放而奮鬥時，——那時，這個軍隊自己

就會指給將領們以行動底手段和方法。那時而且只有那時，才可解決關於給專制制度以最終打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正是要依靠於工人運動底狀況，依靠於工人運動底廣度，依靠於運動自己造成的鬥爭手段，依靠於領導運動的革命組織底屬性，依靠於其他各種社會份子對於無產階級和對於專制制度的態度，依靠於國外國內政治底條件，——總而言之，要依靠於成千的條件，而預先猜測這些條件，是既不可能，又無益處的。

因此，帕、拉、拉福洛夫下述一段議論，也是極不公道的：

「而如果他們（社會民主黨人）無論怎樣都不僅要配置工人力量去對資本作鬥爭，而且還要團結革命個人和革命團體去對專制制度作鬥爭，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管他們如何稱呼自己——在事實上（着重點是作者自己所加）就是採納其反對者，即民意派底綱領。在對於村社，對於俄國資本主義底命運，對於經濟唯物主義的觀點方面的差別，都是些細節，這些細節對於真正事業是很不關重要的，只能促進或妨礙在準備基本點時規定局部任務和局部手段而已」（第二一頁，第一欄）。

甚至於就對最後這個論旨來進行爭論，也是令人覺得奇怪的，這個論旨竟認為，在對於俄國生活和俄國社會發展中各種基本問題，對於瞭解歷史中各種基本問題的觀點方面的差別，似乎只能涉及「細節」！早已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而在現時也未必有證明這個真理的必要。階級鬥爭底理論；按唯物主義觀點來瞭解俄國歷史和按唯物主義觀點來

估計俄國現時經濟政治情形；承認必須把革命鬥爭歸結於一定階級底一定利益並分析這個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關係，——凡此都是最大的革命問題，而把這些問題叫作「細節」，這就是如此絕頂荒謬，如此出乎意料地從革命理論底老手方面聽見，以至於我們幾乎準備認為這段話簡直是 *topos*\*。至於說到上面所引那套語句底前半段，那末，它的荒謬無理性就更令人驚奇了。在刊物上聲稱：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僅配置工人力量去對資本作鬥爭（就是說，僅僅作經濟鬥爭！）而同時却不團結革命個人和革命團體去對專制制度作鬥爭，——這樣聲稱，如果不是不知道，就是不願意知道世所共知的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活動的事實。或者，也許帕、拉、拉福各夫不承認那些在俄國實際進行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是「革命個人」和「革命團體」吧？或者（這也許更正確些）他把對專制制度作「鬥爭」解瞭為只是反專制制度的陰謀吧？（參看第二一頁，第二欄：「……問題是關於……組織革命陰謀」；着重點是我們所加）。也許照帕、拉、拉福各夫底意見說來，誰不組織政治陰謀，那也就是不進行政治鬥爭麼？我們再重說一遍：這種觀點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義底古老傳統，可是，它既完全不合乎政治鬥爭底現代概念，又不合乎現代實際情況。

關於民權派，我們還要說幾句話。在我們看來，帕、拉、拉福各夫說得完全對：社會民主黨人「把民權派介紹作爲更直爽的人，並決意贊助他們，不過不與他們溶合起來」（第一九頁，

\* ——失言。——「譯者註」。



第二欄)；不過要補說如下：作爲更直爽的民主主義者和只要民權派是表現爲一貫的民主主義者。可惜，這個條件，與其說是真實的現在，不如說是所願意的將來。民權派會表示願意使民主主義任務擺脫民粹主義，並一般就擺脫「俄國社會主義」底陳腐形式，可是，他們自己却原來是遠未擺脫舊偏見的，却原來是遠不一貫的，既然他們竟把自己僅僅主張政治改革的黨稱呼爲「社會(??)革命」黨(見他們的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九日宣言)，既然他們竟在其「宣言」中聲稱：「民權這一概念包括有組織人民生產」(我們不得不專憑記憶來引證)，這樣就又是暗地裏運用着同樣的民粹主義偏見。所以，帕、拉、拉福洛夫稱他們爲「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二〇頁，第二欄)，不是完全無理的。可是，也許把民權主義看成爲過渡的學說，是更公道些，它有其不可否認的功勞，就是它曾以民粹派學說底特異性爲恥而公開來與民粹派那些最可惡的反動份子進行爭論，這些份子在警察性的階級專制制度存在的時候，竟然說什麼符合心願的，是經濟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見民權黨出版的迫切問題)。如果在民權黨內除了那些爲着策略目的而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旗幟掩藏起來的，僅僅戴着非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帕、拉、拉福洛夫所假設的那樣，第二〇頁，第二欄)從前的社會主義者而外，真正別無其人，那末，這個黨就當然不會有任何前途。然而，如果在這個黨內也還有不是戴着假面具的，而是真正的非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家，非社會主義者的民主派，——那末這個黨就會能齋益不淺，只要它努力去與我國資產階級中間那些在政治上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接近，只要它努

力喚醒我國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等等這個階級底政治自覺，——這個階級在西歐各處，都在民主運動中起過自己的作用；這個階級在我們俄國，在改良以後的時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有過特別迅速的成就；這個階級不能不感受警察政府底壓迫及其對於大工廠主、財政和工業壟斷大王的厚顏援助。爲此，就只要民權派正是力謀和各種居民階層接近，而不以仍然是那個「智識界」爲限，而這個「智識界」之由於脫離羣衆底現實利益而軟弱無力，是連迫切問題也承認的。爲此，就要民權派拋棄任何想使各種性質不同的社會份子溶合起來並藉口於政治任務而摒除社會主義的企圖，就要民權派拋棄那種妨礙他們自己與人民中間資產階級階層接近的假廉恥，就是說，要他們不僅說說非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底綱領，而且要按照這個綱領去行動，喚醒並發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會主義，可是日益更加感覺到專制制度壓迫與政治自由必要的社會集團和階級底階級自覺。

\*

\*

\*

俄國社會民主派還很年輕。它剛剛在走出那以理論問題佔優越地位的萌芽狀態。它才開始發展其實際活動。屬於其他派別的革命者，就不得不放下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批評，而來進行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實際活動的批評。必須承認，最後這個批評是

與理論批評有最大差別的，其差別竟是如此厲害，以至於使人有捏造出滑稽謠言的可能，似乎聖彼得堡的「鬥爭協會」是一個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這種謠言竟有可能出現的事實本身，就已指明：那種誣指社會民主黨人忽視政治鬥爭的流行責難，是荒謬無理的。這種謠言竟有可能出現的事實本身，就已證明：那很多曾是社會民主派底理論所未能說服的革命家，已開始被社會民主派底實踐所說服了。

在俄國社會民主派面前還擺着廣濶的幾乎才開始的工作地面。俄國工人階級底覺醒，及其自發地向着知識，向着團結，向着社會主義，向着爲反對其剝削者和壓迫者而鬥爭的趨向，都日益更加顯著和更加廣濶地表現出來。俄國資本主義在最近時期內所作的巨大成績，就保證工人運動將要不停留地擴大和深入。我們現在大概是處在資本主義週期底這樣一個時期，此時工業「繁榮」，商業活躍，工廠盡量工作，並有無數的新工廠、新企業、股份公司、鐵路建築等，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並不要做預言家，都能預言在這工業「繁榮」後，必然會有破產（或多或少或急遽破產）接踵而來。這種破產將使大批小業主陷於破產，將把工人大衆拋到失業者隊伍裏去，於是就會在全體工人羣衆面前用尖銳形式提出那些早已擺在每個有覺悟的，每個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會主義問題和民主主義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應當關懷的，就是要使俄國無產階級在這個破產到來時，已是更有覺悟的，更團結一致的，懂得俄國工人階級任務的，能實行回擊那在現時賺得巨量利潤並力圖隨時都把虧拆卸在工人頭上的資本家階級，

能領導俄國民主勢力去進行決戰，反對那束縛俄國工人和全體俄國人民手足的警察專制制度。

總之，同志們，工作起來吧！不要荒廢寶貴的時間！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面前擺着一大堆事情要作：要滿足覺醒着的無產階級底需求，要組織工人運動，要鞏固革命團體及其相互聯繫，要供給工人們以宣傳鼓動的刊物，要把散佈在俄國各地的工人小組與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團結成爲統一的社會民主黨！

